



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學問勝過功名

蘇軾的一首《和董傳留別》，正反映了他追求內在的氣魄。全詩是：

「粗糲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詩書氣自華。
厭伴老儒烹瓠葉，強隨舉子踏槐花。
囊空不辦尋春馬，眼亂行看擇婿車。
得意猶堪誇世俗，詔黃新渥字如鴉。」

這位可以「一簣煙雨任平生」的大文豪，追求的是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，所以他甘願苦讀詩書，就算一貧如洗，只要滿腹學問，也勝過功名富貴。

曾國藩：讀書養志增氣質

蘇軾這句，肯定已成了千古以來的勵志名句，讓人感受到知識和文化的感染力，增加了無窮的自信和滿足。近代名人曾國藩就以愛讀書、善讀書而聞名。在《曾國藩家書》中，就有關於讀書的議論。他說：「吾輩讀書，只有兩件事：一者進德之事，二者修業之事。人之氣質，由於天生，本難改變，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，欲求變之法，總須先立堅卓之志。」

曾國藩這番話，好像演繹解釋了蘇軾那首詩的涵義，標示出只有讀書，才可養志，然後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氣質。一個人想改變，或提升自己的氣質，就要先確立自己讀書求學之恒心。讀書非一日之功，也決不是一日可成。必須是日復日、年復年，持之以恆地學習和進修，心靈才可寧靜，然後有成。

讀書多了，思維通達，寫文章

時自然有文氣，說話談吐會令人覺得你有修養，做人也可以更有氣質了。我們看過宋代文學家，又是政治家的王安石所寫的《傷仲永》，文中的主人翁方仲永，五歲時是個神童，可指物賦詩，算是天才兒童，符合孔子所說的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」可惜他不再就學，不去讀書受教育，幾年之後，「泯然眾人矣」。即是跟芸芸眾生一樣，不再是天才，像個普通人而已。

類似這情況，也曾發生在另一位唐宋八大家之一，而且是蘇軾的父親蘇洵的身上。少年時的蘇洵，自恃天資聰穎，覺得同輩之中沒人及得上他。他驕傲自滿，甚至也沒把古人放在眼裏，遂不讀古聖賢之書。隨着年齡漸長，他遇到的問題和困惑愈來愈多，於是在二十多歲時開始奮發讀書，始覺自己之愚昧和不足，索性燒掉了以前創作的幾百篇文章。

大家看到，蘇洵和方仲永恰恰是兩個相反的例子，不過方仲永可能是杜撰出來的，而蘇洵是真有其人啊！他專門攻讀孔、孟、韓非之書，一讀就是七八年。他說開始讀時，有惶然之感。他覺得古聖賢之義理，博大精深，令他眼界大開，也心悅誠服。後來他愈讀愈精，也愈理解得多，終成一家之言。

北齊著名文學家顏之推說過：「夫學者猶種樹也，春玩其華，秋登其實；講論文章，春華也；修身利行，秋實也。人生小幼，精神專利，長成已後，思慮散逸，固須早教，勿失機也。」所以，顏之推所立的《顏氏家訓》，對後世影響深遠。其〈勉學篇〉，對指導後人讀書，頗有教益。



◆蘇軾雕像



資料圖片

◆秦觀《精騎集序》

網上圖片

除蘇洵外，也有些文人詩人曾慨嘆悔恨自己少年時因貪玩，或自恃聰明而不肯讀書向學。詩仙李白也有個「鐵杵磨成針」的故事，以勸誡年輕人勤力讀書，不要嬉玩。知恥近乎勇，很多人也終可有成的。

秦觀悔悟前非 無奈精智已衰

宋代詩人秦觀在《精騎集序》也說過類似故事：「予少時讀書，一見輒能誦，暗誦之亦不甚失。」即是說他少時聰穎過人，看過的書即能背誦，要解釋或註疏也不甚差。「然負此自放，喜從滑稽飲酒者遊，旬朔之間，把卷無幾日。」然而他卻以此自傲狂放，終日喜歡嬉戲，與愛飲酒之徒結交遊玩，十多天之中幾乎沒有那天有拿起過書。

「故雖有強記之力，而常廢於不動。比數年來頗

發奮，自懲艾、悔前所為，而聰明衰耗，殆不如曩時之十一二。」他已發覺自己的記憶力衰退了，雖然這數年來頗知發奮，也悔悟前非，無奈精力與智力已衰退消耗了，就算肯努力也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、二。

他又感慨到現時「每閱一事，必尋繹數終，掩卷茫然，輒復不省。雖有勤苦之勞，而常廢於善忘。」這大概是後遺症吧？他現在的情況是思考力不足、記憶力不夠、理解力更不濟。做起事來，很難想到解決方法。他常掩卷反思，都知道現在怎樣勤力，往往因善忘而失去了昔日的鋒芒和光彩，甚至令事情做不成功。這是自恃聰明，不肯讀書之過。

陸游曾言：「門前客三千，帳下兵十萬」，也「不如一編書，相伴過昏旦」啊！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文苑英華

李密「事祖母以孝」《陳情表》打動晉武帝

北宋詩僧釋惠洪在其詩論著作《冷齋夜話》引李格非之言語：「諸葛孔明《出師表》、劉伶《酒德頌》、陶淵明《歸去來辭》、李令伯《陳情表》，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，殊不見斧鑿痕。」這個李格非，可能大家不太認識，但他的人兒李清照就肯定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。李格非的文章向以健邁見稱，頗受蘇軾的欣賞。

《陳情表》是西晉李密上奏給晉武帝的表文。大家要留意，這個李密可不是隋末瓦崗寨的那個「李密」。根據常璩《華陽國志》，《陳情表》作者李密「父早亡」，母親改嫁他人，所以他是由祖母撫養長大。李密向來以「事祖母以孝」聞名於世。

晉武帝攻陷蜀漢以後，聽聞李密的賢德，於是便想徵辟（徵辟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選拔官吏的制度）他入朝為「太子洗馬」（太子身邊的侍從官）。可是，李密卻因祖母臥病在床，不願棄之入朝為官。在郡縣官吏三番兩次的逼迫，李密只好上書表白內心想法。

《陳情表》開首，李密自道其可憐

身世。在孩提之前，孤弱無依，幸好有祖母劉氏撫養成人。可憐李氏家門衰落，福分淺薄，沒有叔伯兄弟，李密本人也很晚才有子嗣。徵辟之時，劉氏正是終年疾病纏身，李密作為家中唯一成年男性，必須負起照顧祖母之責，以報其劬勞之恩。於是，只好推辭「國恩」。

李密解釋了推辭之因，接着便告知武帝自己是很感激他的賞識。他自謙為「微賤」，認為得此「國恩」，就算犧牲性命也不能報答。

上書表白心跡 侍祖母辭聘任

《陳情表》向以動人見稱，但卻並非純以情感打動晉武帝。李密在訴說衷情後，便以道游說武帝。他先把一頂大帽子戴在武帝頭上，說道「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」。他指所有遺老之人在晉朝都得到憐憫和贍養，更何况其自身更是格外的「孤苦」。言下之意，便是告訴武帝，假若真是奪情徵辟，便是與國家提倡的價值觀背道而馳。

作為曾經的蜀漢舊臣，李密其實明白

武帝可能懷疑自己因要保全名節而堅辭任命。所以，在表中也刻意解釋道：自己作為「亡國賤俘」，是「至微至陋」，今日受到恩寵，怎會有什麼非分之想。況且，他的處境在蜀中是廣為人知，絕對不是謊言。

在表末，李密強調他今年四十四歲，而祖母九十六歲，是「日薄西山」之年，今日更是「氣息奄奄，人命危淺，朝不慮夕」，所以自己能夠報答養育之恩的日子並不多了。李密懇求武帝讓他盡「慈烏反哺」之事，並且立誓當祖母安享晚年之後，他活着定當殺身報效朝廷，就算死了也要結草報答。

據《古文觀止》末評載，晉武帝看完這篇《陳情表》後，十分嘉許李密的真情實意，不單免卻其徵辟，並賜其奴婢二人，命該郡縣官員供奉劉氏膳食。後世的過珙在《詳訂古文評注全集》中便評論曰：「讀《十二郎文》而為之嗚咽，讀《出師表》而為之感悟……斯文歷敘生平辛苦，亦嗚咽，亦感悟，其入人之性情者深歟！」

◆葉德平博士，香港作家，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系高級講師，教授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科目，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、文化專著。

思辯任我行

明辨情景概念 蘋果與橙亦可比較

比較型辯題是比賽中的常見辯題。按照比較對象的關係，辯論中的「比較」大致可以分為兩種。一種是比較兩項對立的事物，並用當中的矛盾關係製造衝突。例如我們之前討論過的「課外活動」VS「正規課程」，或者直接的「利」VS「弊」。這種比較就有如「手心是肉、手背也是肉」的兩難。另一種則是比較兩項接近的事物，就有如蘋果與橙的比較。這兩項事物是同類型的、有近似的目標、同質性強，但在辯題設計上卻製造出「二選一」的矛盾。這種辯題設計要求的是「同中求異」，更考驗辯員的「明辨」功力。

今天我們就以一條簡單的比賽辯題為例，分享如何處理這種同中求異的比較辯題。辯題是「勤奮比天分更重要」。顯而易見，「勤奮」與「天分」都是好東西，都是對成功有重要作用，對於兩者的取捨比較，一般的回應是「Why not both?」。但在辯論場上就會迫使對兩者進行「魚與熊掌」情境的比較。面對這種情況，很容易陷入公說公有理、婆說婆有理的僵局，最後勝負取決於哪一方的論述表達發揮更好。這類辯題，



◆蘋果與橙也可作比較。資料圖片

對於反方來說，是有一定便利性的；如反方打出「無法比較」的立場，正方便要小心處理。

作為正方，我們可以在立論邏輯層面就得到優勢嗎？答案是可以的，重點就是為比較設置情景條件，從而建立清晰的比較準則。但是，這條辯題其實並沒有設定明確的情景，只能透過辯員合理地「加工」。

反方的無法比較，很可能是建基於沒有單一的比較標準，即有些情況下勤奮重要，有些情況下天分更重要。正方可指出我們的討論背景應該是現代社會。現代社會的特色之一就是教育的普

及化與系統化，這會使得「天分」的重要性相對減弱。根據很多與訓練有關的研究（如著名的「一萬小時定律」），要達到專家水平，關鍵在於系統有效的訓練，而非天賦。

反方另一個有力論點是：現實之中，「勤奮」與「天分」之間難以分清。一個人的成功案例中，是天分與勤奮同時存在的。如愛迪生的例子，除了勤奮做實驗外，也少不了其超乎常人的天分。面對這種情況，正方便要多花工夫，釐清在這些成功例子中「勤奮」與「天分」的性質與功能。

在這些例子中，天分的確可以使人更快地進步，但是一個人要取得成功是充滿不確定性的。一種不確定是成功的條件需要多方面的配合，在條件成熟前難免要持續不斷地付出；另一種不確定，是導致失敗的風險，在遭遇挫折後是否有重新振作的的能力十分關鍵。尤其是現代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，要面對這些不確定性，更大程度需要「勤奮」所帶來的可持續性與韌性。在這些方面，天分反而不重要，這也是「天道酬勤」的要義所在。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古文解惑

臨崖勒馬除惡念 起死回生常自省

明刻本《菜根譚·前集》第八十七條、清刻本《菜根譚·概論》曰：念頭起處，才覺向欲路上去，便挽從理路上來。一起便覺，一覺便轉，此是轉禍為福、起死回生的關頭，切莫輕易放過。

譯文

念頭剛萌生時，一察覺是在走向私慾之路，就要挽回回到理性之路上來。邪念一起便即時警覺，一警覺便加以扭轉，這是轉禍為福、起死回生的關鍵，千萬不能掉以輕心。

註釋

- (1) 覺：警覺，省悟。
- (2) 欲路：指追求個人私慾之道。
- (3) 挽：挽救。
- (4) 理路：指追求正義理性之道。

上述《菜根譚》的語錄，強調善惡要在「起念」時即有所警覺，立刻臨崖勒馬，加以扭轉及挽回，才有可能轉禍為福、起死回生。這種強調「心念」的思想，主要源於佛家理論，如《華嚴經》有佛偈曰：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。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天台宗《法華玄義》曰：「釋論云：三界無別法，唯是一心作。心地地獄，心能天堂，心能凡夫，心能賢聖。」根據佛經的思想，世間諸相皆空，萬法唯心，境隨心轉。何故？因萬法隨心，心就是念頭，念頭是能變，境界是所變。人心向善，環境就善；人心造惡，環境就惡。一切善惡根源，就來自人的心念，所謂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」、「一念無明」、「一念三千」，皆如是故。

除佛家外，傳統儒家文化其實同樣強調善念，故《禮記·大學》謂「自天子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說明不論天子還是平民，同樣需要修身立德；而修身的前提，在於「正心誠意」，要「明明德」，然後要「親民」，即推己及人，最後「止於至善」，此即後人所謂三綱領八條目也。

至於道家，《老子》第六十七章言：「我有三寶，持而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夫慈故能勇；儉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其後且先，死矣。」老子所言修德「三寶」，首在培養「慈」的心念，如果做人一味講勇武，好勇鬥狠，完全沒有關愛別人的同理心，捨本逐末，恐怕就如老子所言，「舍其後且先，死矣」。

由此可見，儒家、道家與佛家，本質無別，同樣強調修心；只是佛家稱「慈悲」，儒家稱「仁愛」，道家稱「慈愛」，名目稍有不同而已。故《論語·里仁》載孔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相信有德之人，必遇善德之眾。《顏淵篇》又言：「克己復禮為仁。」主張要以仁心壓抑邪念，並以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為修德綱目。

總之，個人一念之善惡，對人世間實有深遠影響，不可不慎。故《論語·學而》載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言君子必須時刻反省自省，檢討自己是否已盡心盡力，有無違背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義。

可惜，世間真正會反省自省，保守一己善念者，未必很多。孟子嘆曰：「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，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孟子用心良苦，提醒每一位讀書人，讀書求問為其他，只為「求其放心」，找回自己放走了的初心，做一個善良的人。

人若能從本身「一念」做起，就能如《禮記·大學》所述般，首先彰明個人善德，明心見性，知行合一，無愧天地；繼而推己及人，以自己的善念，感動與影響更多生命；最後感化大眾，改變外在環境，使一切止於至善，人生可以無憾。

相反，人若然隨便放過一時惡念，就會像下圍棋一樣，「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」。所以，下子前要盡量深思熟慮，做個「舉手不回真君子」，不能輸打贏要。做人亦然，要做修德君子，應在平時心念起時便「克己復禮」，時刻反省自身，而不是在犯錯後才彌補過失，甚至諉過於人。否則，就如清人魏子安《花月痕》所云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。」恨錯難返，徒嘆奈何。

◆謝向榮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